

落叶与落日

(外二章)

■陈俊

一片落叶的快乐

■章铜胜

仰望于谦

■张伟棠

落叶突然没了好脾气。因为暖暖的落日,让她的伤感无处可藏。让她愤怒,却无话可说。她在坠地前一直睁着眼睛,她看到一丛秋菊追赶着秋风的梦,拎着金黄的香气的辫子,到处叫卖。一只秋蝉咬在她身后鸣唱,快要用完最后的一点嘈杂。一只蜻蜓彷徨四顾,低头赤脚先于她落在草茎上。一只不知名的飞虫在草丛上小步慢走,一茎枯黄的狗尾巴草摇头晃脑。它们像她一样微不足道,没有也不太可能引起太多的注视。落叶是谁的敌人,又是谁的朋友?是谁的演员,又是谁的真身?感时而下,用一列火车也装不下她的忧伤离痛。落叶焦黄的眼神,是一枚枚钉子,深深浅浅地钉入。落叶是自己的叛逆者,独行侠,流浪汉,行吟诗人……是从树上滴下的鸟鸣,是遗落民间草

泽的诗句。落叶看着落日把一颗心脏放到山顶上。落日不知是太在乎,还是害怕坠地,没有落叶那么顺其自然,那么飘逸。落日一触及山尖的坚硬,光焰立即破碎,四散,逃逸。光焰沉重的部分压暗了山脊的弧线,一些雾气被压出来,立即收紧,织成红黑相间的边界。落叶与落日内心柔软的部分使林木的绿陷入暗淡的泥潭——似乎是越挣扎陷得越深。我站在落叶与落日的无人敢照的空镜子面前,秋风不断鞭打。落日在落叶的残页上作画,剩下半张脸盘,剩下上眼皮,剩下眉毛,剩下血红的额头,终至浓黑的画笔一拖,与漆黑的长发融为一体。生活常常让我们落下,哭泣,绝望。也常常让我们想抓住,哪怕只是落日与落叶的碎镜子。继续走吧,不必说什么,留

下什么口号,墓志铭,遗嘱。落叶与落日相顾无言,共同构成逝者集美善之大成。秋风眷恋萦绕,秋色澄净温暖,秋气怀念弥漫。落日与落叶用剩下的空寂,抱着细瘦的星光与河水,流成涂在天际的一抹亮色。如火的叶羽气温陡降。从酷热到薄凉,空降的蛇纹,斩钉截铁。云层中一只眼若隐若现。只有鹧鸪声着力打开秋色。泪眼朦胧,打湿秋水长天的问候。零落的故乡,青黄交叠。风一吹,凝望的目光就被吹散开来了。山明,水净,霜气薄如刀。身上是如火的叶羽。掠过火。秋天心气高远,无比澄澈。突然降温突然间,你我的行程有了

断崖。有人摔琴而去,背影里一声凄厉的鹤鸣。冷,从夜场到舞台剧,编排得并不紧凑。秋天在突兀的风中,关闭了阳光的热情,立冬上场就表演人犬夜叉的滑稽剧。需要炉火的下午,炉火在别处。小酒馆的门也在问寻中关闭。不敢相牵的手因湖水的动荡不宁而相牵。体温温暖了彼此的分离。你说,不管多么冷,都要热气腾腾地活着。多年之后,我们来到自己的内心,审视扶直一张琴需要的力度,感谢突然降温给予的机遇,厚爱。那一刻涌现的勇气,让我触摸到血液流向你需要的流速,也测出暖流到达琴声需要的距离。

诗歌

秋思(外一首) ■覃遵翌

用等待一朵花开的时间去邂逅一场,迟来的秋雨还是那条雨巷,故人转身而去,埋进人群的背影如同写完了最后一句诗消散在水里的墨迹破了洞的油纸伞,被时光珍藏,在老屋的角落,尘封在蛛网的封印里偷鱼的猫儿不看诗经也不懂硕鼠的含义老树把最柔软的心事藏在饱经风霜的树皮之下落叶把愁绪寄向远方之后心里就腾空了整个世界你再来时,满心欢喜

鸢尾花

爬不上彩虹桥的心事翻滾在,最漫长的黑夜穿透天幕的鸦拉着月亮的轻纱飞扑忽明忽暗的荷叶灯被流水裹挟云深不知处猫儿躺在墙角慵懶着甩动着尾巴一下一下叩住了心的门

槎城之恋

■罗忠

这城像三角梅山坡上,田埂边,水塘旁图书馆外、公园门前都能见到它的芳香

叶子枯黄,落地为泥闻到它入土的味道偶尔也随东江漂流,没有沉没尽管也被风剥脱了皮来年主杆、细枝和红花仍然挺拔、绽放

北方客人说,到河源不怕夏天的闷热不惧秋天的太阳因为,三角梅是他们最想听的客家山歌客人闻到了阵阵夏风,以及稻香、果香

教师节前二首

■叶力为

丙申夏槎城拜访恩师钟老,慨允序诗集,奈何诸多因故,诗稿至今未奉呈师门,每愧恨不已,恍惚七年矣。昨日钟老上班微信群,忆及往事,唏嘘不已。

依稀记得拜槎城,雨洗天穹分外清。细问家常如对子,敦崇事业不图名。序文信有东坡笔,市马难归细柳营。深愧人诗同落寞,七年负却又秋声。

钟老师赠联宽怀,即吟

教导三年棒莽梳,尘身触网又宽纾。堪如雁唤迷途友,不必心贪竭泽鱼。物象模糊归数橘,师情殷切劝耕书。敦敦寄语春风沐,橘叶晴光映狹庐。

多,偶然的路遇,也是可遇而难求的事。人少一些也好,清静多了。一个人在路上走,也不易于被打扰,可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喜欢独处,无论是在外面,或是在家里,可以自由自在,或想心事、或看风景,或聆听一两声秋虫怯怯的鸣叫,都好。走在路上,走在灯光下,不时能看到一片片的树叶,开始落了,它们翩然而下,轻盈如舞。一片片秋叶,不是在某个秋夜开始落的,也不是从秋天的某个清晨、中午或是傍晚开始落的。似乎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最早的一片秋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落的,就像不会有人准确地知道每年春天,某一棵树的第1片新叶,是什么时候萌生的一样。自然始终是一个谜,一个难猜的谜,一个找不到谜底的谜。有些树,在春天也会落叶,如香樟。有些树,会在夏天落叶,如枫杨树。秋天,是一个落叶纷纷的季节,很多树,好像忽然觉醒了一般,用尽自己一生积蓄的色彩,挥霍着金黄、赭红、深红等等不

同的颜色,染尽秋林,然后御一阵秋风而,翩跹如精灵,如仙子,唯美而又略带些许的伤感,像春天的落花,也像夏天枝头落下的那些仍然青涩的果实。看到落在地上的一片香樟树叶,我停了下来,蹲下身去,看着它。整个叶面看上去,已经透出了红色,叶脉和叶柄,仍呈青黄之色,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落下来的。除了我之外,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人,也注意到它了。对于一片落叶来说,可能这些并不重要。它静静地躺在地上,风凉,露白,也许它都感受到了。凉风从它身边吹过,也许会让它翻个身,或者将它带到别处去。洁白的露,会点点滴滴地落在它的身上。秋虫藏在不远处的草丛间,偷偷地看着它,偶尔轻轻地唱一两声,想要引起它的注意,又怕惊扰了它,如此固执,又如此纠结。银杏树的叶子,还没有黄,介于青与黄之间,是秋香色。张爱玲在《第一炉香》里曾写过:“那时天色已经暗了,月亮

才上来,黄黄的,像玉色缎子上,刺绣时弹落了一点香灰,烧糊了一小片。”那玉色缎子上,不小心被香灰烧糊了一小片,就是青色衬着的一点黄色,晕染得非青非黄,又似青似黄的颜色,就是秋香色。秋天时,自然中那些树叶颜色的变化,很细微,也很丰富多彩,稍不注意,就错过了它们最美的时光。我觉得,一片银杏叶,在由青变黄过程中,就是秋香色了吧。看见一片秋香色的银杏叶落下来,如一柄小扇在风中轻摇,它摇落了夏天的炎热,也摇出了秋天清凉,总觉得有些欢欢喜喜的意味。读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海浪》,看到“一片树叶落了下来,是出于欢乐”时,忽然就想起了某个秋天的某个时刻,一片秋叶在我的眼前飘然而下。不知道在那一刻,我是不是也感受到了一片落叶的快乐,或者我也有自己的某种快乐,看见落叶的快乐,或是感受到秋天的快乐。快乐,原本就是如此的简单。

力。两边的对联是:“远望岳坟千古并推双少保,近邻花港一抔永镇三台山。”牌坊后的传统古建筑就是于谦祠,白墙灰瓦,朱漆大门。门楣上“于忠肃公祠”五个大字庄严肃穆。两边的对联是:“两袖清风昭万世,一轮明月耀三台。”祠堂里面的装修以朱红色为主,各种简介和陈列整整齐齐。正殿矗立着于谦全身像,约四五米高,“威严肃立,双目炯炯,正气凛然”。游人到此,仰望于公,不少人还行跪拜礼。于谦祠北侧芳草萋萋,石雕林立,一座古墓静卧其间。墓碑上书“大明少保兼兵部尚书赠太傅谥忠肃于公墓”。1822年6月林则徐任职杭州,倡议并带头捐资整修祠墓,还刻了“百世一人”匾额以示对于谦丰功伟绩的高度概括。于谦与岳飞、张煌言被称为“西湖三雄”。他生于1398年,自幼与父母一样崇拜民族

英雄文天祥,立下报国大志。23岁考中进士后为官,30多年如一日,勤学苦练,执政为民,大公无私、忠心义烈。作为明朝的清廉官,于谦从不同流合污。他平生素俭,多次将送礼者拒之门外。任河南山西巡抚时,他不向权臣王振送礼,遭陷害下狱,“两省百姓、官吏乃至藩王力挺而复任”。后官至尚书、太傅、少保。59岁那年,明英宗复辟,于谦含冤遇害。被抄家时,人们才发现这位身居高位的大官居然家室简陋、一贫如洗。皇帝赏赐给他的蟒袍和宝剑也锁起来,从不炫耀。他的事迹广为流传,明英宗得知甚为懊悔。明英宗儿子明宪宗登基后马上为于谦恢复名誉并重用他儿子于晏。作为明朝的政治家,于谦始终为国操劳。他为官之后,一直鞠躬尽瘁,不遗余力。“土木大败”后明朝危在旦夕,于谦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力挽狂澜,凝聚人心、稳定大局。当时

朝政繁忙,他却坐怀不乱;他忧国忘身,口不言功;他号令明审,令行政达;他独运征调,合乎机宜;他体现民意,为民办事,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作为明朝的军事家,于谦极具军事才能。1449年,瓦剌军劫持明英宗大举进犯,明朝军队大势已去。于谦虽为文官,但他义不容辞,临危受命,组建军队,亲自挂帅,日夜奋战,保卫了北京,保卫了国家,并收复了已失去的大部分国土。击退敌人后,他仍积极备战,调兵遣将,屯守边关,保国安宁,经济得以发展。作为封建时代的高官,于谦所遭遇的不幸也让人唏嘘。但是,他的事迹时时刻刻都让我感动。一个毫无私心杂念的人,一个没有过失错误的人,一个为民族利益舍却一切的人,一个被冤屈入狱而不讲怨言的人,一个身居要位却一贫如洗的人。有多少人能做到?仰望于谦。

